古文尚書冤詞補正

古文尚書孔傳二十五篇自唐以前儒者咸尊信之宋吳才老及子朱子趙汝談陳振孫諸家始或疑傳或疑經為後人偽托至元吳草廬明郝仲輿焦弱侯羅敦仁解書並止今文二十八篇而不及古文　國朝山陽閻氏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極言古文之偽承學家喜其馳騁辯博多翕然奉之若圭臬于是蕭山毛氏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以糾其誤而世儒猶疑信相半迄乎今日宗守古文固多其踵閻氏而起著書以排古文者亦不乏其人同邑周松靄先生心獨病之乃纂古文尚書冤詞補正一編鶱受而卒讀深歎其攷据之詳持論之正非特古文之功臣直為

毛氏樹一赤幟其傳也必矣或謂予騫曰昔寃詞初出論者以為古文之偽前人辨之至明且的西河迺欲吹既死之灰翻已定之案未見其易也今先生復為是何與曰不然此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六經在宇宙數千百年譬日月之經天江湖之行地學士承習既久即二十五篇之書其言通達醇粹未嘗有悖聖賢之旨一旦而滋異議殊所未安易曰履霜堅冰至漸為儒而疑經疑之不已必且議之議之不已必且排之刋之如王充之疑論語劉子元疑春秋李覯非孟子司馬溫公節孟子歐陽永叔疑說卦大行則經術之在後世亦岌岌乎其危之善乎劉子駿之

言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先生盖深恐學者啟毀經廢經之漸故預為之防夫豈得已哉且補正冤詞之作亦非創自先生往時新安程氏廷祚以毛氏雖志存矯枉而失之過嘗為文以正之而自云猶未能盡將無有待于先生今者復起而補正之耶然而程氏後又著晚書訂疑以攻古文則其初之正毛又未必不移為旣之須闢噫甚矣主張之難也先生學問淹洽沈研六籍著書滿家是編略舉一斑然意見卓而辭理宏足徵信道之篤至于終篇引方靈皋與李剛主書以箴毛氏平生好攻擊考亭之過其所以正人心敦風俗而衛道崇經之意不誠深且遠哉

騫辱先生之知不以爲騫陋俾之一言爰抒其所見以識
末簡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九月三日吳騫書于拜經樓

古文尚書冤詞補正自序

房師安邑宋半塘夫子有尚書考辨同年嘉定王西莊先生有尚書後案二公皆不信古文者也余四十餘年來薰習於師友之間罔不好立異亦不肯苟同硜硜然乃信遺經而已竊念疑經始于王魯齋而盛于吳草廬尚不最昌言廢經也自明人膚妄攻擊不遺餘力遂敢於毅然廢經矣若竟一味嫚罵至閻百詩而極二公雖不信古文然皆學有本元議論和平詳實掃除爭訐之風迥非閻氏一味嫚罵者所可同日語也近有吳門江君艮庭著書更覺新奇可喜江君通說文工篆隸手寫付梓古色斑駁數百年

後當與豐南愚魯詩世學並傳余服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又惜其枉拋心力未免用于無用之地又懼其說愈巧其書愈精則尤易于誑惑學者疑誤後人于是深抱西河他日毀經之憂但西河究詞已詳且盡矣余復何言再就管見所及作補正一編聊申衛道崇經之微意毛氏為古文之功臣余又為毛氏之功臣其知罪姑聽諸觀者云

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夏六月望日海寧周春書時

年六十有六

古文尚書寃詞補正

毛氏古文尚書寃詞其說已至詳盡但其所云古文之寃始于朱氏者殊不然也先行條辨于下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毛氏上引十字）

朱子之疑是疑孔傳非疑經也右兩句見朱子語錄明明是說孔安國解經亂道又明明是說兼小序皆可疑乃不顧上下文摘出中間十字為朱子以書為僞之証此元明人看書疎略不通文理毛氏因而信之則墮其術中也

朱子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

甚

毛氏云自後元明間人皆以此藉口凡數十家総不重載

朱子此條出于一時偶疑亦不過因孔傳而疑之也毛氏好詆朱子遂謂朱子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捨之不注而以注屬門人蔡沈并授以意于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為分之且雜為之說以著其偽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以上毛氏之言殊不知朱子之言門人隨時記錄往〻有彼此互異者即注書尚多前後互異之處何況平時議論乎如青〻子衿白鹿洞賦用之與詩集傳不同又如我之弗辟從孔及從馬鄭初年之論與晚年定論不同外此不一而足此正見好學深思窮經不倦虛

懷無我不執一家所以為大賢也朱子何嘗毅然斷之曰此必偽書試問此語何本雖慶元巳未冬令沈作書集傳蔡序班班可考然授意分今古文則出于毛氏鑿空武斷矣毛氏欲伸古文尚書之冤而厚誣朱子是開門揖盜也故不得不先辨之

朱子一生精力萃于四書以次及易及詩春秋固有胡傳不復留意晚年自問不能遍注五經故以書屬諸蔡沈三禮屬諸黃榦皆欲注而未暇也豈不注春秋三禮亦以春秋三禮為偽乎毛氏之議論可笑如此竊謂冤詞一書古文尚書之功臣也但誣朱子為緣起使天下

後世以古文尚書為偽者翻得有以籍口此則毛氏好詆紫陽之過矣此何可以不辯

伯豊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卻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卻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

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語誥文字如
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
乃洪大誥治之下畧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
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
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
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
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康叔得禾傳記所載成 王先封
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 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
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 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
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 時如此則是斷簡

殘缺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翫索之也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来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翫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

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

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
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
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
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
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
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
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
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

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畧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又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

公誥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粗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以上振類五條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

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

而可見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後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于月壬辰新安朱某識（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古今書大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說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說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

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畧相似所書孔臧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谷孫季和）合以上語錄五條文集二條觀之朱子何嘗以古文尚書為偽乎朱子所疑者書序也孔傳也孔傳序也蓋古文之經自可信而安國之傳及序自可疑二者並行不相悖也即安國之傳及序自漢及晉遂有師承晉書明云晉承魏制置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亦何嘗盡出梅賾之手譬如博古圖所收鼎彝諸器真贗雜出雖不可盡信為三代亦或倣造于漢唐必以作偽皆出自宣和殊非

平允也況朱子嘗疑詩序矣豈因疑詩序而廢三百篇乎

以古文尚書為偽而必托于朱子尚屬元明人有良心處至并朱子而肆誇議則無忌憚之尤矣閻氏之疏證顯與朱子相背固詆經之蟊賊而先賢之罪人也即毛氏之寬詞隱態攻訐朱子其持論雖正而命意則非亦不得不誅其心耳每嘆世之人人品庸劣學問荒陋而專以毀徽國罵當湖為事此何傷于日月且借用釋家所謂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論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

遺以為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〻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以上二條見文獻通考

蔡九峯書集傳自序曰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傳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是本篇集傳

本先生所命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朱子注大禹謨矣天下豈有以爲僞書而注之者乎

朱子曰堯舜禹之相授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　日新又新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

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至武王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户牖盥盤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

大禹謨仲虺之誥皆古文也朱子尊信之如此而乃以為偽必不然也善乎鄉先生朱罍庵先生（名朝瑛字美之一字康琉）之言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偽之乎是此是千古至理名言

王氏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

甲言誠之始也説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此四篇皆古文也必欲舉四篇而僞之誠何心哉觀厚齋困學紀聞所云可以廢然返矣

朱氏彝尊曰案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耕輩羣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學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寃詞以雪之

今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愚暗之見是書久頒於
學官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
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為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
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然出於漢儒非禮
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
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

竹垞不信古文尚書者故云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
大疑之亦未暇詳考也至其汾陰一喻似屬持平

朱子曰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
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為序文所牽殊費力耳

宋史藝文志吳棫書稗傳十二卷今佚（經義考云菉竹堂書目尚存未）
見就朱子之言觀之亦不過疑書序而非以古文尚書
為偽也並辨才老之誣而朱子之誣愈見

朱子之誣辨正如右其餘諸家之妄以古文尚書為
偽者再逐一辨之

趙汝談南塘書說（宋藝文志二卷 文獻通考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
汝談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
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觝排則似過甚
據此則當云尚書之究始於趙汝談而成於吳澄汝談
在朱子後宋史有傳其人品學問似出吳澄之上傳又

載其洪範非箕子所作之說蓋天分雖高而師心自用
者也
吳澄尚書纂言序引朱仲晦曰書凡易讀皆古文豈有數
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
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
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
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
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
按吳氏所引朱子之說疑孔傳也疑孔傳序也何嘗斥
古文尚書為偽乎吳氏欲廢古文尚書必援朱子以為

重且其所引從實亦不敢巧為文致猶不至如明人之不顧文義顛倒是非也蓋自宋季魯齋王氏始開疑經之端至吳氏而益甚然學有淵源論尚妥婉迨明人則毫無根柢逞胸臆以妄言且痛詆先儒肆行無忌此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矣

吳澄纂言序又曰今以二十五篇自為卷袠以別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書後孔氏序亦并附焉

吳氏注今文而不注古文故其例如此案漢時古今文本自別行不合為一也吳氏尚不敢刪經若明人則妄

極竟刪矣

顧應祥字惟賢浙江長興人宏治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纂言序畧曰安國之書雖未嘗列于學宮然史稱司馬遷授書于安國班固以之而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益容或有之若槩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堯二十八字以為姚方興添入今觀大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帝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以上之是非蓋亦難矣

顧氏此論最為平允其私相傳錄五句尤偏破的之訣

朱氏經義考梅鷟讀書譜四卷尚書考異一卷並存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鷟詩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偽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為之不知文本於意〻達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强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為君難為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

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即虞書也今鷟指為道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謂鬱陶取諸孟子顏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為口實湯誥之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咈取諸班彪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

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為山九仞謂為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五命管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〻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為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有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難於其易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謂如此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擿字駁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

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與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書書則玩紬繹而浸漬歎息而詠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偽疑之乎

此處不注鷟為何許人蓋已見前易類鷟有古易考原三卷黃俞卲云鷟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助教終監課司提舉棄江南通志藝文志云宣城梅鷟有讀易志易稽疑弟鶩有古易考原鷟有讀書志書稽疑鷟有尚書考異鷟有讀戴記志禮記稽疑鷟有儀禮

逸經覩其易曰古易書曰考異儀禮曰逸經大抵聰明之士而經學不深者也又案文苑傳云梅鷄字百一旌德人正德進士博綜羣籍為文援筆千言滉洋浩博磬重一時未仕卒弟鷟與鷄齊名其藉或稱宣城蓋本宛陵之梅而遷居旌川者也　或曰陳季立論韻子力辯其非而此又取之何也余曰季立論韻不知字母烏得不辨至此論醇正有功于經且當邪說橫行之時而能為之中流砥柱令人可喜亦毛氏之先驅也夫古人之書相同者多有暗合者有引用者有沿襲者有相同而知其先後者有相同而不知其先後者必以相同為補

縱成書此笨伯之見也即如內經一書有萬物資始總統坤元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品物咸章不恒其德一陰一陽之謂神豈周易僞乎有企曰從革豈洪範僞乎有入國問俗入家問諱豈曲禮僞乎

歸有光尚書敘錄畧曰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有當于心自是訪其書而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余未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序錄于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吳氏所未敢刪者歸氏竟奮筆刪之此東 坡所謂其父

敍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也歸氏以古文名其實不過一老學究毛氏謂郝敬疎有光胸腹最陋震川且然束山愈不足道矣

明人尚有羅敦仁輩么麿不足辯近時惟閻氏最有名畧辨于後并先論毛氏書

經義考毛奇齡古文尚書寃詞八卷存　蕭山毛氏見說經旨攻古文尚書之偽作此爲孔安國梅賾訟寃

毛氏論書詞之寃書字之寃才既辯博筆亦縱橫非特閻百詩之且僵并關吳草廬之口矣惟首誣朱子為寃始其病根也書序書小序皆有可疑而必行盡信其迂

僻也讀者當分別觀之然毛氏之于古文功多過少自是儒林必不可缺之書

閻作疏證毛作寃詞學者恪守遺經寧取毛而捨閻也但古文雖非偽而孔傳自僞可疑不必因信古文而盡信孔傳

世之攻古文尚書者奉吳氏為鼻祖拾閻氏之唾餘澆風何可長也毛氏作此書非但有功經學寔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西河全集百冊中推為第一

毛氏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入闕舜典一篇於是始列國學古文立學自此始

毛為古文稱寬甚詳而此猶仍前人之誤也案晉書職官志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減為九人而荀崧傳稱博士九人有古文尚書孔氏杜氏通典魏及西晉博士置十九人則晉魏早已立學何得云始于東晉然其誤不始于毛隋志謂齊建武中始立國學孔氏正義亦有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之語矣　東漢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尚書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也魏十九博士書增歐陽孔氏詩齊亡禮增周官儀禮鄭氏春秋增穀梁又增論語孝經合一經鄭氏也西晉十九博士施梁邱亡孟京有錄無書而置鄭氏王氏費魯亡而置

鄭氏（毛鄭合）周官賈氏馬氏春秋公羊顏氏穀梁尹氏左傳服氏杜氏論語何氏歐陽大小夏侯韓大小戴周官儀禮論語孝經鄭氏為十九也江左初簡省為九易王氏書鄭氏古文孔氏（秦始初置博士之說本此）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元帝末荀崧言增儀禮鄭氏春秋公羊為十一人時歐陽大小夏侯並亡于懷愍之亂矣（宋志云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而易鄭氏春秋穀梁不得立由此觀之則梅賾所上不過與世所行本有異豈由賾而始列學官乎漢平帝時嘗立古文此時當已有孔氏傳故魏晉得而立之但東漢以來久不立

于學宮私相傳習或被改竄而斷無隋鑿空撰出之理
亦非至隋而始得此書也

經義考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十卷姚際恒古文尚書通論別偽例十卷錢氏煌壁書辯疑六卷並存　山陽閻百詩錢塘姚善夫桐鄉錢曉城三家皆攻古文尚書者

閻氏之書盛行于世姚氏錢氏之書並已不傳閻氏之書曾入　四庫全書旋即撤去其謬妄可知矣

閻氏之書余即以閻氏評郝氏者評之閻云郝氏之可誅絕在好妄其不可磨滅處的非庸人

誣蔡傳為古既不博今尤不通論覺大妄自謂疏證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語亦太誇武進舟覆以著述免患及有明狀元不讀新唐書等語俱屬可笑論五子之歌雜引唐詩於經旨全無關涉其餘泛及天文地理字書韻學連篇累牘入不專于攻擊古文殆如閻所云旅獒自詡其學博歟

纖厭渠魁脅從罔治謂出易離卦上九爻辭殊屬費解拾梅鷟之牙慧加張湯之深文既妄且庸可笑可嘆

閻云蔡傳天陸引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此係郭璞語非孫炎請觀注疏閻指爾雅注疏案書正義云爾雅晉有大陸孫炎等皆曰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郭璞曰廣河猶大

陸（今本法無此五字　疏引以為孫矣）請觀尚書注疏

闕云人言今之韻書多沈約吳音（吳音二字闕得皆　耳食其實法照）真

偏奇究約四聲一卷唐已不傳取士一以陸法言切韻

五卷為準人坐不讀陸法言序耳讀之自曉案閻氏之

說似是而實非也約書雖不傳法言所約之舊故其序

明云古傳已久則非劉臻等八人創造可知且將多字

為例他皆做此則不過增減字數考正點畫辨析外訛

如序所云更可知矣閻復謂人言約實創始緣過信其

謝靈運傳論遂上擬周顒之美殊不知四聲切韻始於

彥倫故昇逐亦宗家學而至休文益加精詳方有定本

隋志有約書而無韻書可証也後來言四聲韻者皆出於此即平水本亦其苗裔必曰非約寧非奇冤乎徐氏乾學極詆古文尚書有考載憺園集中百詩遊東海門下固宜其無異論也況東海一時聲氣之宗門下士莫不希附末光奉承意旨冀為取功名利祿之地百詩亦未能免乎意借經術以逢迎心術已不堪問僞以儒相詬病此之謂小人儒矣世人但知百詩之習氣余獨抉百詩之隱衷也　閻氏四書釋地其正續尚稍可觀至又續三續隨意鈔撮滿紙時文粗淺不堪且多紕繆夾涂所謂如此人才將何著述

以下附采近時名家之論

顧氏炎武曰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又曰愚閱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于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字叔然漢末人)以累

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具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則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大字矣此陸游所致慨于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仁廟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得為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豊熙之徒不足

論也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〻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亭林前一條粹然儒者之言即朱子之遺意也後一條因豐熙偽尚書而及之關係于學術不小

朱氏彝尊曰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康成有注古文尚書九卷何得云未見古文）孔傳許慎譙周王肅鄭沖皇甫謐並未見孔氏古文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辨見前）一

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馬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先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雞頭觚脆以為羹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

尚書古文辨見曝書亭集文多不具録節此數行取其平正也特真古文三字出于竹垞孔穎達以孔傳為真古文竹垞以太史公

所引之類為真古文開後人無數法門亦枉費後人多少心力如江君聲是矣

湯氏斌曰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以為逸書獨其訓解頗多踈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

國朝大儒如陸清獻李文貞張揚園李二曲諸公皆不以古文尚書為僞惟文正公有此條然但謂朱子為疑孔傳而不謂朱子以古文為僞尚書也　古文尚書孔氏傳士魏晉已立學宮此但當云疑西漢末劉歆或東

漢人偽撰不可云晉宋間人至趙臺卿鄭康成服子慎韋宏嗣杜元凱諸家以古文為今文所逸故謂之逸書且當時與逸禮並稱故亦有逸書之目並非以不見而謂之逸書也自唐以來多誤會此兩字矣

朱氏鶴齡曰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古文尚書與逸禮左傳藏於秘府伏而未出孝成帝愍學殘文闕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抑而未施據此則成帝時古文已出特以脫簡未立學官耳何得云偽吳草廬既辨古文為偽矣而其所撰三禮考注凡釐正周禮六官之舛錯者一以周官邦治邦教邦禮

等語為據夫周官非古文歟草廬於此尚未有定見而後儒趙子常歸熙甫輩皆祖述其說何歟

愚庵精通五經有尚書稡傳十六卷行世同時吳氏農祥有古文尚書考一篇論亦詳確茲不具采

方氏苞曰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間彿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楊雄能為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

東方君長嗣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

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奥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望溪古文大家此論璧書平易伏書奥澀之故可以息千古之疑

尚書注疏考證曰侍讀臣台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堯下訖襄王之世紀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於秦復出於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共五十八篇是也五

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秘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大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在至隋開皇始頒學官是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於是尚書之家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半

穎達同時者馬嘉運摭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為偽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尚書真者半偽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為經當留者半刪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偽太誓白魚赤烏之妄偽百兩篇豈刑

原命之誣其紕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蚪為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閒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道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為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龐然足為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紹二典府事歌敘後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瘢索垢則今文以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免据論語孟

子有堯命舜〻命契之辭則堯典有鈌文也據左傳范獎
范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誥有鈌文也酒誥之簡俄
空變曰之文再見康誥首簡乃言作洛誥梓材終篇全似告
君果與孔門傳授經文一一符合乎我月令本自呂覽王制
明出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為禮經獨於古文嘖有
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辭簡雖有迂曲要
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草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繁猥也
人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據中候璿璣鈐考靈耀諸緯書之
奇怪不經也孔疏於制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晰時有
折衷如鮮武成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

祖未知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兼採王鄭二家解泰誓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之違據傳闢讖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為趙宋諸大儒導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哉由斯以談即疑傳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為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于信者半疑者半況孔傳作于前漢孔疏作于唐初者哉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蓋即解釋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漫漶刓敝亦缺者半

完者半别風淮雨三豕渡河每卷譌舛多有今奉
敕校刊臣與原詹事臣浩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訂
譌補缺為之句讀以付開雕輯為考證如干條附記每卷
之末其無他書可據雖明知文有脫誤概仍舊本志慎也
臣謹識

右全録尚書注疏考證元大息閻太夫子之論精確不
磨世有詆古文為偽者當手録一通置諸座右也

方氏苞與李剛主書曰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
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
也呼兒輩讀之編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

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為懷況重以長人之
天枉乎此予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
豈能為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
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為不忠是以敢終布
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僕平生所遭骨月閔凶
殆人理所無悲憂危慼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
不祥之氣寔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
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
者書多訾謷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
與設教之條目耳 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

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决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其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旱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竊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姪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

誠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為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祔葬僕身拘縶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俟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李剛生書深切著明曲中近日學者隱痼之病雖不專為古文尚書設實可觸目而警心也余自去秋杞喪明之以痛此書紬九拙著中偶有一字獲罪先儒者悉行刪削茲為古文尚書冤詞補正而殿以此書願與天下後世之讀書著書者共戒焉

尚書之有今古文也蝌蚪與漢隸之異非截然兩書也史記儒林傳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閒又云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數十篇漢書藝文志云安國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獻之遭巫蠱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師古謂中者天子之書即安國所獻武帝所藏者使果截然兩書安國安能讀以今文且以考二十九篇耶其異字七百餘大率如鄭注儀禮所云闑為槷閾為蹙格為瑕之類別牴牾然則增多之篇與伏書亦必大致相同何以齊梁

閒所出之古文平易乃反過今文數倍無惟宋元以來疑之者日益衆也然其最惑人者無如孔傳即序中受為詔五十九篇作傳一語其偽立見天漢所獻焉得五十九篇既獻之後即遭巫蠱復於何受詔奉詔作傳何絕不見於世蓋孔安國有二一為西漢人一為東晉人東晉之安國曾參用馬融王肅本作今文二十八篇傳合偽秦誓為二十九其書不甚著惟李顒尚書集注裴駰史記集解每稱引之至齊姚方興獲其本誤認為西漢孔安國遂妄造古文傳足之又偽為序詭稱得自大航頭舊着讀經隨筆已詳言之未暇就正　有道今秋歸自桐汭叔

氏松靄先生惠示　大著首言朱子所疑者孔傳也孔
書序也真不刊之論竊喜與鄙意相符而諸家之過於
抨擊乃西河訟寃及誣紫陽者皆未允矣事冗久留案頭
未遑卒業歲暮稍閒細讀一過輙附數行於卷末尚望
有以教之甲寅十二月十三日姪廣業拜手謹書